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七十九

明 陸深 撰

行狀二

刑部右侍郎乙峯蘇公配淑人王氏行狀

公諱民字天秀別號乙峯先世為浙之遂昌人洪武初  
我太祖高皇帝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畀侍衛公  
曾大父良與焉時從愍王之國遂為秦人籍儀衛司良

生仁貴仁貴生鄆南公文通配趙氏實生公以公貴累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署郎中事員外郎累封趙為  
太宜人嘉靖闕年公以滿一考例得推恩由是蘇氏之  
入秦者自仁貴文通皆贈為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  
郎而趙宜人為太淑人公自幼穎悟不凡稍長樗南公  
訓以學即通文義突弁遣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學  
有進益會邃菴先生楊公時為憲副督學較諸弟子員  
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公以柳先生師怡然讓之白

於楊公公曰讓美事也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一  
時鄉士大夫皆曰蘇氏子賢能讓自是刻志向學舉弘  
治乙卯鄉薦累試禮部登乙丑進士第初授山西榆次  
知縣榆次健訟且善謗人難之公無懼色下車公以蒞  
事廉以律已於是訟息而謗弭邑大治鄰縣有訟於撫  
按者不之他而願之公取決焉賢聲藉藉徵為兵部職  
方司主事時故闕巡檢素無狀過者必沮沮公不遂乃  
叢怨方逆瑾擅權構公落職為四川潼梓驛丞公毅然

就道在任盡職無悔時蜀蠻叛撫按委公進剿公承委  
獲功甚多撫按曰爾功也公辭不敢當亡何瑾誅復官  
為工部主事管理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改吏部考功司  
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調考功文選兩司陞驗封司署  
郎中為諫止巡遊事奪俸六月再調考功司署郎中循  
資得實授為郎中時奉例凡諫止巡遊官跪廷受杖者  
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為郎中文選據銓曹要地多  
所嫌疑公處之特有清譽乃陞太常寺少卿以祭掃例

請上俞之畢事復任陞南京太僕寺卿馬政修舉召改  
光祿寺卿擢節財費歲以萬計陞太常寺卿提督四裔  
館尋陞工部右侍郎皆克修職務丁趙太宜人憂家居  
數載清修自持一毫不以干人服闋欽改南京兵部右  
侍郎嘗署工部事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公公辭  
曰我自有應得之者此何以為南都人士服其廉且當  
也滿一考例當給由道經榆次榆者公舊治縣也父老  
百姓至萬人要迎入縣則又挽留遮道不欲行甫入京

適刑部右侍郎闕吏部疏名上上即用之以南京工部  
修理孝陵功賞白金二十兩大紅織金紵絲二表裏甫  
兩月即得脾瀉疾偃卧者兩月題詩以見意怡然而逝  
寔戊戌冬十月之三日也距所生成化丙申之三月十  
四日得壽六十有三云卒之明日其子幼平奔而至猶  
及歟人以為孝感所致配淑人王氏故驛叢臺丞咸寧  
公經女先公六年卒葬韋曲里之新兆公自為誌稱其  
賢不一而足今上皇帝修復古禮嘉靖九年皇后初親

蠶於北郊有制九卿命婦從采桑淑人與焉鄉邦榮之  
卒於嘉靖癸巳之四月一日得壽五十有六子男二長  
曰幼平恩廕為國子生娶王氏夔州府通判王君瑜之  
女次曰幼方側室孔氏出聘盧氏工部郎中紳之女女  
二長出側室何氏適秦府引禮舍人李君璋之子燧如  
次嫡出適翰林檢討段公艮之子徵幼平扶柩自京師  
將歸卜以某年月日啟淑人壙遵制大封焉嗚呼公以  
明敏之資剛大之氣通變之才堅定之守兼之以宏休



之量歷轉官階凡廿有一顯晦近遠始終一節天下方  
望其大用而位不滿德人咸惜之深與公為進士同年  
雅相知愛公方謫蜀時嘗從總制林公見素先生平藍  
鄢賊深昨入蜀道經江津瀘戎之間見孤城敗堞水聲  
嗚嗚然正公効力出奇之所土人猶能歷歷道公姓名  
深心甚偉之丁酉召還公適捧表入覲獲與公握手談  
往事縷縷不能休戊戌之夏公內轉過從尤數而詎意  
遽止於斯也予視殯斂哭之哀幼平亦向予哭不能已

涕泗向予曰吾父之賢辱公之知而吾母之賢有可書  
而人未及知者吾母病屬纊時嘗撫幼方而屬之幼平  
曰此汝弟也莫作別視之又曰汝父止汝一子吾為蘇  
氏宗祀計二三年為置四女侍竟得一子一女如吾所  
生皆同氣也汝識之弗忘言已又哭訃聞上悼惜之特  
賜葬祭皆如例人以為榮遇云因序次其行以告於當  
世之大人先生乞銘其藏伏惟採擇焉

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黼菴柴公行狀

公諱奇字德美號黼菴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嘉定有諱延富者元萬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臨紙書之不遺一字與顧太保顧文康公同為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慎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即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兄亡弟幼家適中落公畢力營喪

הַיְיטִי הַחֲלָמָה

之命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為監軍既班師有白金  
文綺之賜權貴囑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  
二月賊陷曲阜城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蕩公奏移  
曲阜城以就孔廟永為保障九月凱旋獻俘賜金織鷲  
袍與宴兵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淑人憂弟太任  
刑部主事適卒乃扶攜二柩歸葬如禮乙亥九月服闋  
丙子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丁丑六月滿一考授  
勅階徵仕郎八月選戶科右給事中戊寅夏再遷左於

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即焚草人罔周知間有傳誦之者若武宗南巡之疏錢寧持寵之劾與邊儲屯政事關大體蓋有人所不能言者己卯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武宗駐蹕南京凡諸供應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圯廢次第興復查革更正多所修舉辛巳夏今上登極詔考察京官適寺長闕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職者五人查復厨役之占役於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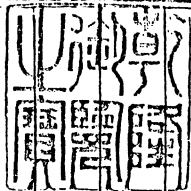
公山東河南剿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大夫癸未  
三月滿一考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正庶尹己丑  
三月進賀冊立中宮箋至京陞應天府府丞值尹闕攝  
篆者五月巡撫都御史荷峯陳公祥特疏薦之辛卯三  
月以郊祀恩進階中憲大夫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場屋  
事惟謹壬辰九月陞應天府府尹秋八月頒詔例授誥  
命封贈及二代仍廕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  
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以開

拓貢院矩範儀觀為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為提調官會  
南京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請即日東歸家居幾十  
年足跡未嘗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  
樂而已周貧贍族之舉則奮袂為之不愛也公性孝友  
歲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平  
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呂孟  
社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傍垣遂夢而祖呼我曰  
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為賊乘之方啟戶出探有逸馬



觸垣悉壓覆榻上旁近無完物矣此祖宗之佑也爾子  
孫謹識之異日雖乞誌吾墓可也告等以遺命語予若  
此予謂此公忠信之應也公以成化庚寅十月十有九  
日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  
三配淑人有賢行子男三長郊娶盛氏先十二年卒次  
即告以文學世其家國子生娶周氏次秩國子生娶周  
氏側室夏出女二長適監生徐良次適縣學生張必紹  
側室殷出孫三輔詰監生娶顧氏輔光廕補入監娶梁

氏繼室徐氏輔延孫女二適朱景運張士淪曾孫男一  
曾孫女二所著有石池稿嘉樹軒紀聞并黼菴集藏于  
家惟公以經濟之才該博之學茂有鄉譽為時名臣與  
深同舉于鄉暨同朝為從官寓邸復同閭巷最相知厚  
予之赴闕蜀猶及見公于密室今歸乃以後命為託顧  
予衰陋知公為淺尚賴當世巨公大雅採擇焉以垂不  
朽此柴氏子孫之幸也謹狀



嚴山集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

八十五  
八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如筠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sub>臣</sub>卜惟吉

謄錄舉人<sub>臣</sub>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

明 陸深 撰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齋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  
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為吳名相其後別族

散處故崑山有顧氏云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  
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為大族其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  
寔生德輝嗣為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  
祖也曾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父諱恂號桂軒  
有隱德列祀鄉賢三世俱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蔡氏祖母  
吳氏嫡母吳氏生母楊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公生而穎  
敏數歲能文章稍長學益進與兄子直潛同游邑庠皆

有名時號顧氏三鳳弘治辛酉舉應天鄉試乙丑舉會  
試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七月丁  
父桂軒公憂正德丁卯服闋戊辰五月還朝與修孝宗  
實錄成己巳五月陞翰林院侍講賜銀幣十二月丁楊  
夫人憂壬申服闋告病家居癸酉冬還朝甲戌充廷試  
受卷官丙子五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八  
月受命主順天鄉試時錢寧擅權令人持帖至公所囑  
其所親以重利啗之公不為動竟忤寧而寧亦不能害

也已卯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今上入繼大統五月  
開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三襲復充  
武宗實錄纂修官公在講筵音吐宣暢敷陳啟沃節奏  
纚纚上每傾聽嘉靖壬午正月郊祀禮成賜白鵬服三  
月疏乞歸省祭上以講官故特命馳驛還鄉賜白金文  
綺仍令速返供職癸未疏乞養病上不允再疏得請家  
居藏修者幾四年目擊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舉之  
丙戌冬赴闕丁亥二月復職經筵日講仍舊十月更定



學士制公首為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  
撰誥勅十一月進講范浚心箴上特諭內閣云朕因十  
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甚為正  
心之助昨自寓一篇并假為註釋復諭曰前日聽講心  
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天命為人君長當務學以致  
知待羣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動四箴後復御製敬  
一箴命于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五箴俱  
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為定制戊子八月三十日上又

諭輔臣曰朕為洪範一書於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實為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為朕為學求治之助九月八日上又諭以公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詞語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為刪去幾句從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為為治之助十月賜文獻通考四書大全書傳大全各一部閏十月二十日上又諭

曰今以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曰為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鼎臣暫免朝叅止入講殿進講庶得從容朕亦安聽或得於領會矣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又諭以公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又諭稱公入仕有年故特進三品與他講官不同蓋特恩云上又諭公自進講以來忠誠剴切於經傳多所發明甚為朕進學之助又諭以公學行

素優侍講有年啟沃良多勤勞簡在特給賜誥命己丑  
四月命校勘續修大明會典公充副總裁考定損益多  
公手筆云十二月上奉先聖先師神位於文華殿之東  
室行釋菜禮特命輔臣及公等十臣瞻拜復召至西室  
親承天語期勉賜茶而退繼頒聖諭令十臣各敷陳經  
義關切於君德治道者以獻公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  
篇進呈御覽大意言圖治者期臻於聖神功化之極不  
安於小康也庚寅二月上肇舉耕藉禮特旨命公與九

推之列賜雲鶴服七月命掌詹事府事辛卯九月無逸  
殿成上御殿命輔臣及公等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十  
月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充經筵日講官不  
妨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謙亨入監壬辰十  
月奉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舊例教庶吉士  
率用翰林臣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也十二月陞吏部  
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職位如故癸巳三月上以釐  
正先師祀典再幸太學命公充分獻官上祀畢御彝倫堂

命祭酒司業講書賜坐聽講賜新鈔羊酒時取孔顏孟  
三氏子孫至京從幸陪祀公退而上言以為孔子之道  
為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  
觀大學一書綱領條目昭然明白端可見矣而二千年  
以來未有能表章之者我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  
茲曠典所宜肇舉伏乞命禮官詳議盍訪曾氏子孫與  
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上是之於是求得  
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甲午再滿考進

勲級投資治尹時大同軍士屢變執政者欲以大兵屠  
滅公抗疏言叛者不過二三渠魁誅之則國法正而人  
心安矣奈何戮及無辜使玉石俱焚乎上從其奏全鎮  
生靈賴以獲免乙未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禮部疏請  
命大學士一員題主上特以命公是歲廷試進士充讀  
卷官舊制親賜策問皆內侍傳捧是年特命公捧下仍  
著為例上復御文華殿親試選進士趙貞吉等三十人  
改庶吉士內閣疏請簡命主教事者上擢公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公具疏懇辭  
上諭之曰朕以卿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加茲秩專委  
教讀為國儲材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訓勵模範肅然  
冀得真材以稱上意七月公有疾二十三日賜手札  
云前因秋享祖考卿以疾奏別委捧主朕意以卿微疾  
耳昨聞之李輔臣謂猶未愈卿受命教習吉士此非小  
託宜善加調理可用心教之以副朕任用焉二十六日  
復賜手札問疾并手製藥一劑賜公諭意諄諄恩眷有



加丙申三月從上幸山陵賜麟服及銀瓢繡囊諸物四月賜飛魚服二十七日召見行宮時公教庶吉士因論進學之方作文之法教育人材之要及言宋史浩繁宜加刪削以備御覽上意嘉悅議修飾七陵并豫建壽宮命公往祭天壽山之神八月上遣祀先師孔子九廟成禮部疏請定各廟時享太廟祫享大享諸樂章上特命公專撰九月重錄累朝實訓實錄成公為同經理官特加太子太保賜宴於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十月議遷

孝肅孝穆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特命公題主丁酉  
七月公上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為民靈害遂  
條陳四事一曰暫議差官總理二曰查理田糧舊額三  
曰催徵歲辦錢糧四曰查復預備倉糧皆究極利弊纖  
悉不遺公恐行之者不得其意反為民害故又曰所以  
更化善治非作聰明以亂舊章也法久弊滋務在整飭  
振舉以復舊焉耳其惓惓若此先是嘗以四事建言于  
朝行之而有司因循廢閣故復有是奏上特命戶部臣

速行之加嚴切焉是歲京師大水沉竈浮屍見者駭異而天下郡縣又多水災湖廣尤甚公疏宜修人事以格天心紓民困以消隱禍極論傷殘困窮之狀乞請優恤京師被災之家其湖廣承天乃皇上受命龍飛之地災沴如此神人震驚宜遣大臣馳往賑救遺黎掩瘞枯骸更勅天下撫按憲臣嚴督有司奉行德意加惠存亡庶邦本固而天心可回矣上嘉納焉戊戌二月奉命主考會試時士子一時習為奇險之文靡然成風禮部疏言

其事公當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大正士論服之三月廷  
試進士充讀卷官公簡在帝心自己丑歲即擬大用公  
時宰張羅峯以密疏沮之非上意也是歲八月十七日  
上御平臺始勅吏部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公疏辭上諭曰卿講讀舊臣才學茂著  
朕心簡在內閣重任特茲委用宜盡心輔贊以副朕意  
公既大拜與序菴李公桂洲夏公同心輔政上倚任焉  
重九日賜上尊珍饌二十五日駕幸山陵秋祭公扈蹕

侍行十一月朔駕詣圜丘恭上皇天冊表復詣太廟恭  
上冊寶賜銀幣召對便殿復論經史欲集儒臣彙纂修  
葺公奏請皇上宜如漢宣帝時開白虎觀召諸儒講論  
五經同異親稱制臨決斯文之幸也上曰卿言甚合朕  
意朕思作此等事勝於他事也二十六日聖母章聖皇  
太后違和上命輔臣引醫入視賜銀幣既而皇太后上  
昇十二月侍駕幸山陵相度陵隧上駐蹕德勝門手賜  
禦寒首衣途次賜食器銀杓諸品物是日昭聖皇太后

遣中使至山陵問上起居以輔臣扈從勤勞各賜銀幣  
己亥元日賜上尊珍饌與勲輔諸臣被召至玄極寶殿  
觀燈賜燕二十七日上於平臺勅吏部以昨冬祇薦皇  
天冊表命使諸臣虔恭贊佐宜錫殊嘉加公少保兼太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二十九日召至啟祥  
宮入見皇嗣賜銀幣花紅二月朔日皇太子冊立及景  
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時上卜以是月十六日南巡  
承天乃命夏公扈蹕而以公留守京師八日賜牙刻留

守關防一顆聖諭畧曰朕將躬詣顯陵為親營計吉地  
日以期矣特命卿同鐔鍾守北京佐太子代理之重卿  
職也宜協心護守一應題奏以關防用使密切要務重  
封印記庶別詐偽昨論宋事朕見文人每私檜為忠卿  
直以為姦可見卿之公讜也朕此行非有導之者卿但  
盡誠居守十三日召見文華殿面計南巡程途日行次  
序手授几筵祭文及記事一帙遂賜蟒衣四襲金寶帶  
一圍上以諸邊重地密邇京師欲遣大臣行邊公曰須

重臣乃可上曰翟鑾何如公頓首曰聖諭甚當遂起翟公於家即拜行邊使奉勅巡歷九邊是日公疏聖駕南巡伏蒙眷命留臣居守京師輔贊機政受命以來蚤夜兢惕不遑寧處良由責任至重切慮才力綿薄弗克負荷以傷皇上知人之明私憂過計不容隱默手上七事皆軍國重務内一事云皇太子正位東宮文武官例該朔望朝叅上曰可怠者戒之又一事云内閣於各衙門舊不統攝臣留守事重乞令順天府五城御史兵馬巡



捕叅將把總悉聽臣約束庶便行事上是之著暫此悉  
聽統束其餘皆上手批可復諭之曰朕祇為顯陵南往  
躬視土地留守重託簡付于卿宜夙夜慎恭以匡儲政  
條奏各有批示卿其欽之十四日上召見平臺手授御  
筆面勅曰朕躬以二親晏靈之地日夜思念心甚不安  
必親見乃安此心非漫遊也特以留守至託簡付于卿  
宜朝夕慎恭輔贊儲政庶朕心安于行卿其欽哉慎之  
又面諭曰朕用卿晚卿受重託凡各衙門事務皆得預

聞官員有不職廢事者重則奏聞區處輕則請旨懲戒  
公即奏曰九重密旨人不得聞乞降綸音百官悉知警  
戒臣得以行所無事矣上可其請宣諭百司是日又勅  
諭公曰朕茲巡幸承天恭視顯陵車駕往回動歷數月  
昨以冊立東宮命之監國特留卿贊輔協同文武重臣  
居守內自禁掖外而都城遠及邊陲并大小百司庶務  
悉以付卿宜遵承朕命應啟請者擬請令旨施行應聞  
奏者馳奏行在定奪其有密切緊重事情宜用欽賜印

記來聞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哉  
十五日召見文華殿賜皇考御書扁二面一曰日新又  
新一曰太極無極又賜銀圖書一顆文曰經緯首選十  
六日車駕發京師公奉命居守振舉紀綱輦轂之下肅  
然屢以錦衣舍人齎皇太子問安疏及公留守問安密  
疏詣行在凡內外軍國機務無不纖悉聞奏三月二十  
五日上在承天以山陵相度事宜手諭特先示公一人  
并賜御製詩歌三篇且諭以衛輝失戒令錄詔勅諸文

馳進公疏謝畧曰臣仰知聖孝純切諦視山陵已定大事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福基於此矣臣自忤慰未敢宣洩至若聖情悲喜露於述作格律高古思致真切直追典謨訓誥之作信非漢唐以下秉德好文之主所能窺測其萬一也四月十五日車駕回京公率百官奉迎致詞瞻拜上慰勞之公居守時律下太嚴不少假借言官論之公即引罪辭避上特慰諭焉時上以草勅事督責輔臣公頓首陳諫詞意懇切上為之霽威五月公

以累朝典故文籍俱貯內閣制勅房翻閱衆手文字漫減前後脫落二月間召對平臺時面奏乞令中書謄寫進呈聖覽為萬世法程上俞允之至是成二十餘帙上之餘未及就時皇妣南祔顯陵舟行遣公至通州題主十二日賜御批寶璽聖製詩歌二函皆南巡時作也十九日特賜天靈茶筍六月公以疾在告上遣醫視疾中官齋賜羊豕酒米諸物閏月朔祀永明後殿先聖先師堂上命公代拜十五日一品考滿復職上遣中官齋賜

羊酒新鈔八月南薰殿書太祖成祖睿宗三聖玉冊寶  
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服三襲二十  
五日召至皇極閣視書皇天玉冊表賜銀幣二十八日  
扈從聖駕親閱壽宮及奉安成祖陵碑賜銀幣諸物十  
二月四日賜白金蟒衣庚子正月十日冊封皇貴妃等  
妃嬪充副使捧冊十九日上祈穀于玄極寶殿夜召勲  
輔禮臣六人賜貂皮暖耳三月八日欽奉聖諭公具對  
解疑言及朝會事上再賜手札詞意諄懇一時君臣相

與誠信通流雖家人父子不是過也五月三日夏至有  
事於方澤命公視牲郊壇感寒病噎請告上遣醫視疾  
仍遣中使賜食品如前時公卧病日久不瘥上屢遣中  
使齋手札賜問越三月公以例上疏辭俸上復予告給  
俸如故八月病甚公懇乞歸休上溫旨慰留九月十六  
日公疾少間伏枕呼冢孫謙亨語之曰吾受皇上厚恩  
畢力報稱今殆不可起矣吾志未及為者爾筆記之於  
是口占五言古詩一章云天下幾大事初意戮力為流

景若逝波世路況多岐天造既難明立事不可期後來  
有傑士一一為之為國開太平千載壯鴻基復命書  
五事于後一曰復鹽法以備邊計二曰興南北直隸山  
東河南水利開稻田樹積蓄以省漕運三曰經理宣府  
大同二鎮薊州遼東山西邊備以保障京師陵寢四曰  
復河套經理甘肅以保全陝五曰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皆國家大計云十月五日病革乃力疾陳遺疏感激聖  
恩勸上親賢圖治加意元元願養聖躬茂登萬壽以貽



聖子神孫無疆之業以慰天下臣民仰望之心上答曰  
覽卿力疾陳奏足見忠愛朕已具悉六日午時卒于正  
寢計聞上為憫悼勅禮部舉恤典以聞賜祭九壇仍命  
禮部主事王健營葬事贈太保謚文康公身長七尺虬  
髯虎視姿貌奇偉風神峻拔自束髮為舉子時即有大  
志初名全後更今諱其志也果以掄魁發身位登宰輔  
文章功業卓冠一時殆不負所學矣公性直諒不諧於  
俗遇事輒敢言人雖敬而畏之亦以是見沮賴為聖主

所知卒能保全晚歲始入政府恩禮優渥賚予頗蕃公亦竭忠報稱不避嫌怨僅僅二載竟卒于位至於遺言一不及私可謂社稷臣矣公生於成化癸巳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有賢行白首相敬如賓長子履方夫人所出也鄉貢進士娶梁氏次履祥娶周氏側室薛氏出次履貞順天府學增廣生以履祥有疾讓蔭入監娶陳氏履吉尚幼皆度出女二皆夫人出長適國子生歸本次適國子生朱端禧早寡

孫男四人長即謙亨尚寶司司丞以公內閣恩改授娶  
陸氏次謙並四夷館譯字生娶周氏續聘查氏餘幼女  
二王世業周允懷其壻也曾孫男五咸和咸平咸康餘  
皆幼公所著詩文應制諸作奏議共若干卷藏于家公  
之卒也上遣禮部主事董子儀護喪南還履方等將卜  
以嘉靖壬寅某月日葬公于潭山之原禮也深叨從公  
後三試皆為同年而家居不遠百里又嘗同官翰林辱  
公以為知己者久矣比聞國子司業王先生繩武數論

公之行誼曰公居家篤於孝友父桂軒生公時年已五十有七公既長恒恐不逮養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歲以益父壽桂軒公果登耄耋公狀元及第得報後兩月而卒竟如其願云公少不獲於伯兄事之未嘗失禮待宗族皆有恩義其貧者幾百人計口給粟以贍之與人交遊洞見肺腑雖韋布久要雅敬如新云個儻大度喜施予所得俸賜見貧者輒以周之濟南一貢士就教職待選日久無以自給遂鬻其子公聞而惻然遺金俾贖

之居京師凡病若死不能具醫藥棺斂者有請於公公  
輒濟焉為人外剛嚴而內寬和禮賢樂善推誠布公獎  
引寒士孜孜不倦自公之暇奕觴詠歌寄興蕭遠平居  
不廢絲竹所至室宇煥然雖紛華之中未嘗不澹然自  
得無所係累也公生長東南念財賦日蠹為國大患故  
三舉奏又以故鄉崑山為東南要地財賦上供者四十  
餘萬濱海數受警無城郭可守何以保民乃言於撫按  
憲臣疏請凡沿海縣邑無城者令有司次第修葺而崑

山最為要害首議興築三年而城成民用乂安百世之  
利公之功也繩武與公同郡邑而有親好相知尤深其  
言當為實錄云履方寔予國子所教士間奉遺命以斯  
文為託乃相與敘次如右將以請於當世之宗工大手製  
銘焉謹狀

儼山集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一

明 陸深 撰

行狀四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實  
府君姓陸氏諱平字以和別號竹坡松江上海人也以  
正德七年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制詞有曰遠貽林  
壑之光安享桑榆之樂府君讀之喜曰天語之榮若是

宜示子孫不敢忘因摘取以名堂間自稱遠安老人云  
以正統戊午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洋涇之里居以正德  
辛巳二月七日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初娶同邑瞿  
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女有令德早世生一子曰  
沔娶薛氏俱先府君二年卒繼娶嘉定吳氏戊辰歲卒  
於京師以正德七年推恩贈孺人孺人賢婦道母道為  
宗黨冠生一子即不肖深也娶梅氏妾高氏生二子曰  
溥娶曹氏曰博娶曹氏孫四人梁崇栢楫陸出自華亭



洪武初竹居府君再自馬橋壻于浦東之章氏因家焉  
竹居府君修隱操為鄉長者生筠松府君侗沈毅博  
學好古聲望隱然重東南為人敬服配尤孺人出嘉定  
大族嚴敬勤儉寔乳五男子府君其仲子也生有異表  
身長七尺美髯覆胷雙瞳炯炯顧見左右耳音吐洪暢  
談論往往驚一座人見之者皆以為偉丈夫也少從鄉  
先生治經學大通已乃棄去事遠遊出入兩都北走三  
邊諸闕南泛於湘沅之間多從名公卿遊名公卿無不

愛之重之遇義事輒推百金成之不難也賙貧乏恤死  
亡於鄉人尤多復嘗輸粟賑邊大司徒償以品官章服  
長於理財積至千金輒復散施無餘既以此佐筠松府  
君起其家府君甚愛之曰吾諍子也觀其貌類有後者  
儻吾猶及見之筠松府君性嚴甚尤孺人相之極有家  
法獨於府君之養雅意安之時吳孺人尤能承奉備適  
筠松府君嘗曰吾吳氏婦不當有子乎時深在孩抱間  
尤孺人與府君日娛弄其側於諸孫中獨憐愛焉竹坡

府君既築室黃浦之東輒事遊覽奉筠松府君尤孺人以老弘治丙辰葬我筠松府君至于癸亥合葬我尤孺人送終之備無不豐厚人稱其孝府君上奉伯兄下撫諸弟至于垂白無一間言人稱其友平居勤慎誠恪思致極精凡器物房舍一經其指授罔不造妙鷄初鳴即起率家人事生產臧獲以數百指皆循循然在田畝間有以土地求售者必與之高直其遠者收息數年復召其主而還之性嚴重不喜人有過子姪行之犯禮者即

時形於顏色不少恕俟其改遷即驩然如舊儻有一善則獎之亦不容口人故無怨之者待親故曲有恩禮歲時祭祀必敬每及先世遺事未嘗不泣也奉賓客必盡懽竟日無惰容所居去縣治二三里許以浦水為限未嘗輕入公府達官貴人過門致存問者輒以疾辭強焉再三一見即退未嘗敢與之抗禮即有致敬焉者亦但唯諾而已若有一介之使必冠帶見之祖居百有餘年皆自府君漸次充拓鑿池種柳鬱然成林泉之勝因田

高下以修水利皆為膏腴扶杖行阡陌間課耕觀植若有至樂存焉歲以為常時或持酒一盃蔬果餅餌各一筐以餉勤者遠近化之故一方無惰農至今環浦而東鷄鳴犬吠與機杼桔槔之聲相間作人比之桃源焉風日妍美則折東速親朋相與為登臨之娛時殽野果取具園圃或操小舟或乘短輿徜徉花竹之間望之者若神仙焉晚年尤精明時時燈下讀細書或作蠅頭字滿紙蚤善筆札真行草書皆有晉唐人風致其於我朝典

章條格習熟通練若素宦然循其言可以運掌而效而  
不得少試深寔不能發其萬分之一焉嗚呼痛哉今不  
可作矣昔庚午吳孺人之葬也當筠松府君之穆位先  
是瞿孺人權厝在淺土餘三十年矣至是乃備禮遷焉  
府君寔親臨視之遂營壽壙於其中曰他日得依我筠  
松府君以左右予室人人以為達且合禮云今不肖孤  
忍死南奔冀以成府君之志卜以某年月日大封云嗚  
呼我府君教成之恩不肖孤即死無以復報矣深幼也

多疾疢吳孺人覆之勤故未嘗苦督之學每過必撫之  
曰汝母惰偷當以文學顯庸也吾家待此者凡幾世矣  
既而為邑諸生輒為當道者所獎拔每聞之必曰汝寔  
未嘗學何以躡此也每赴試都下必具舟楫與俱往殆  
辛酉之揭榜也乃指之曰汝偶在是退而杖泣曰恨筠  
松府君之不及見也已而上南宮酌酒送之曰今吾倦  
游矣不能俱去戒之深既陸走乃乘春漲復操舟而來  
壬戌下第忽從上東門入牽衣勞之曰吾固知有是也

故復來來與俱歸耳乙丑成進士乃真不來而以吾母  
來復以一弟最幼者侍曰相之戊辰之秋先妣見背扶  
櫬南還明年當調官主事于南都得報欣然曰資顧高  
耳吾且近然籍籍得罪云何深跪謝無狀徐曰同汝者  
皆我聞天下賢者名也抑又何辭明年庚午權姦誅強  
得復被詔起當貤封乃笑曰昔年吾行湖湘間日者計  
吾是歲當蒙恩吾昨猶以為不驗也今曠蕩若此真有  
命耶又明年辛未深入謝果成請留官翰林屢書速之



曰汝節之闊也而信人太驟其放言也輕而力善或不終難乎免於世矣汝必歸毋以累吾也深是以有壬申之役既得便道與告歸居久之曰汝齒髮長矣似也達於事言將有擇也行將有畏也雖然不量力而居美又趨逸而冒之是造物之所惡也必為人所指目乃持而泣曰汝必去毋以吾累也深是以有丙子之行既來供職獲與禮闈校文手書問所得士自後遺書但勉以國事及官國子又戒之曰是亦責任也宜有以副人今縷

縷猶在耳孰知其乃永訣耶嗚呼我府君之恩即死無以報矣其他懿德遺行荒迷之中不能盡述杖血具此以備采擇惟先生當世宗工辱在榜末兼承枉顧先廬識我府君儻賜筆削成篇則天下傳之萬世信之不肖孤亦死無以報矣

先孺人吳母行實

母吳氏諱

闕

嘉定之清浦舊族父諱士實以信義服其

一鄉人閨闈斬然母姜氏生孺人甫

闕

歲而卒同乳姊

才長一齡耳相依而哭無時時大父吳府君尤憐愛之  
孺人長而寡言笑獨心乃通解知古列女傳孝經等書  
時或從姊氏講說姑姆輩聞之有告吳府君府君輒試  
之輒謝不敢言府君心喜語其子曰此孫女耶必歸禮  
門或當昌其族攻勤女工不肯廢一隙悲痛其母乃數  
數茹蔬紈綺鉛粉之飾不好也嘗冬夜風寒率群婢紡  
木綿居旁有積薪燎于火孺人乃指揮羣婢從下風墮  
其薪于塘中風熾而火滅事定一族長老皆驚年二十

有二歸於竹坡府君為繼室前孺人瞿有子曰沔九年  
矣孺人子愛之備極委曲事筠松府君尤孺人謹甚府  
君孺人性極嚴有五男子婦少有違其教範者亟稱孺  
人曰吳氏婦孝純而志慧惠博而性一是當有子有子  
必當大吾門矣是時孺人累舉不育妯娌之子咸趨以  
為母孺人撫之咸當或脫簪珥資之游學或聚而教之  
家塾館穀惟厚筠松府君嘗升堂拊掌曰鄉居有讀書  
聲與機杼之聲相間作不已樂乎此吳婦之勤也沔子

當授室悉推匳具與之竹坡府君時事遠遊或間歲歸  
家務整整一不以累年近三十始舉深筠松府君尤孺  
人以孺人故愛過諸孫孺人未嘗不嚴也兒時嬉弄必  
不與之錢貝與之食必藏去其肥旨服之澣濯之衣出  
入必謹深不得孺人一語必不敢去左右也夜或張燈  
映月坐南軒手織作必坐之膝旁使讀書或背覆之不  
得遺一字殆長娶婦為邑諸生猶未問所業聞售書者  
必售之不問有無曰爾不見爾祖之鍾愛乎不勤學無

以酌也既而筠松府君棄養孺人竭力喪葬事畢乃諭  
曰吾兒婦當自力吾且成吾幼子曰溥曰博益孺人所  
為置高氏出也辛酉之歲深舉鄉試從竹坡府君歸拜  
孺人于堂相向而泣曰恨筠松府君之不及見也明年  
會試下第歸當攜家入南雍乃辭于竹坡府君隨之以  
往在南雍見舉一孫命之曰繼恩喜甚致書速竹坡府  
君來視驩如也時深有課業或應酬人學為文章孺人  
顧曰不常見汝讀書而常見汝操觚是不為入者少而

出者多乎君子以為名言深一念及不覺涕泗之交集也繼恩旻甲子之春奉以東歸乙丑深成進士是秋遂迎來京瀕行掣博子與俱曰茲行不亦有所觀勸矣乎來京師甚安適至於紡績之業尤勤于家間嘗勸之曰吾少自習此一旦舍之吾無難無以遣吾日也惟汝勤職事以報朝廷吾坐而養以祿不愈於往時田間乎有過從者必問其人賢者曰汝獲與之游此汝父之志也起從中饋治具惟恐後庚辰秋九月忽遘末疾終于旅

舍享年六十云深扶柩南還闔族之人無不哭失聲道  
路奔迎者纍纍數十里外迨既葬猶有持紙錢裂而哭  
之曰吾某日受孺人某惠吾某日受孺人某惠也葬之  
明年辛未推恩封孺人賜勅命云嗚呼吾母之賢不孝  
孤無以盡述亦無以盡報也獨其鍾愛前子復憐庶生  
過於已出賙恤貧乏不問親疎至節口體從之猶恐不  
及若是者勉焉一二猶足以為訓而勵世況吾孺人出  
於至誠無所希冀而為之者哉乃若教成不肖叨以文



字起家雖曰至愛揆所由來殆若有相焉惜也辛勤於  
強健糟糠之時而不獲少一待於桑榆之暮是殆不肖  
之惡逆有以為之累也痛惟吾母晚年也似有所悟脫  
然於死生之跡既將屬續猶能了了知未來事又其生  
平尤好典文皆其天賦之厚有足傳世者惟先生念有  
門牆之義少見著述使得附於古賢母之列則不孝孤  
之罪藉以少逭矣伏惟矜哀與之

遺事

年五十時目中嘗見旗影自上下醫者以為病既而  
深舉于鄉有司置錦標于門一見而失

平生喜誦金剛經無間朝夕屬疾已甚時深適從慶  
賀還母即曰吾兒來矣何今日衣緋也蓋深方歇馬  
于門云既入與訣曰命也脩然而逝

先兄友琴先生行狀

先生諱沔字宗海封翰林編修竹坡府君長子也母瞿  
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女祖筠松府君祖妣尤氏

曾祖竹居府君曾祖妣章氏先生生浦東洋涇之里九  
歲而瞿孺人歿即能哀毀思慕終身不替吳孺人繼室  
竹坡府君教之學文理蔚然將事科第以總家政遂棄  
去事筠松府君極其敬畏竹坡府君或遠出經歲先生  
應門戶課耕織事皆斬斬有條目事伯叔處兄弟務止  
於理每館穀名士以教子弟深少學時得今南京禮部  
郎中張約齋先生為師先生時時至塾中視供張致殷  
勤焉尤好賓客酒醴穀核非甚精潔不以享至於用財

未嘗妄費一金以上蓋其儉約天性也常居焚香掃地  
尤惡蕪穢故雖容膝之室必使光輝溢目左右圖史咸  
整然以理衣冠楚楚澣濯之服亦燃如也好鼓琴時時  
閉戶撫弄風月之夕尋理古曲聲調清越有振木遏雲  
之趣嘗得名琴抱曰此吾友也人以友琴先生稱之暇  
日則澆花種竹治亭館修水邊林下之操架石為山窟  
土為池以自適世俗華利不問也或時啜菽飲水蔬糲  
者經旬或異之曰吾自安此吾欲使子孫讀書攻苦以

勵志則此固傳家耳故其教子尤力節縮他用以資束  
修乙丑秋奉吳孺人就養來京邸留兩月接名士大夫  
必歆慕移時得所遺片紙隻字皆藏以為寶先世所藏  
法書名畫異器掌視唯謹丙子之秋深起告時方病癰  
瘻涕泣為別曰弟弟去幸毋以老親為念吾且猶北來  
視弟為我乞詞林諸名公詩歌為吾壽持歸為吾林壑  
光至己卯春三月十九日竟不起云生於天順辛巳享  
年五十有九娶薛氏同邑舊族父塤母談氏薛孺人慈

順孝畏克修婦道奉舅姑得其歡心處妯娌藹然和惠  
工紡績刺繡脫簪珥以助子讀書之費宗人賢之後先  
生卒一年庚辰六月十九日卒亦年五十有九云子男  
二長梁娶吳氏繼吳氏次棠娶潘氏女三陳天衢王相  
堯殷某其壻也惟我兄清修雅操好文而知禮吾宗上  
承下傳皆於是乎賴而享年不永悲夫茲將卜葬於某  
原惟執事名滿天下文工當朝兼有通家之好幸賜之  
銘焉子孫百世之光也亦子孫百世之感也謹具狀以

備采擇

--	--	--	--	--	--	--	--

儼山集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二

明 陸深 撰

碑

重修祖陵之碑

奉勅擬撰

朕惟我太祖定鼎于南我文祖遷都于北兩京並建屹  
立天地之中由是上世陵寢界于江淮間朕以倫序入  
承大統春秋霜露之感未嘗不南向而悽愴也其在泗

州者實我熙祖裕皇帝祖妣裕皇后隧宮攸安暨我懿  
祖恒皇帝恒皇后德祖玄皇帝玄皇后咸此焉莫是稱  
祖陵去州城東北十有三里洪武之十九年修建如追  
尊制設官奉祠月日惟謹顧今歷歲百五十餘矣雖萬  
靈擁衛王氣常然華夷之所向仰臣民之所敬恭者一  
日猶葺也肆予冲人上膺天眷遠藉神休嗣位以來日  
稽典禮凡所以竭孝思於祖宗者九廟七陵以次興舉  
惟是帝業所基之域尤軫于懷曩撫臣馬卿具以上請

會南京工戶二部尚書侍郎蔣瑤唐胄相繼有言朕特  
下其事於所司議亟行之頃撫臣周金御史蘇叢以工  
完來告遂疏乞朕親製碑文以示萬世時禮部尚書嚴  
嵩工部尚書溫仁和覆議請從朕既慰既喜特賜俞焉  
朕惟天命有德以開一代之統必生異人豫擬於數百  
年之前潛光隱耀世無能名以為植本發源之地淳蒙  
沕鬱彌久彌敦然後聖子神孫託體繼志而千萬世之  
鴻業垂焉若我德祖懿祖發祥於熙祖毓德於淳祖而

我太祖龍翔電繞用成乾坤再造之功皇哉巍乎三代  
以還莫得而彷彿焉賁茲靈壤固東海之一源上林之  
一本也朕曷敢忘朕之子孫其曷敢忘朕之千萬世之  
子孫其又曷敢忘大工始於十四年之八月成於十六  
年之十二月仍舊而崇飾者凡若干適新而備物者凡  
若干咸具在有司自餘則祠官領焉內外肅穆一代之  
制煥然用稱朕報本至意敬勒諸石傳之永永欽哉

陸氏先塋碑

深幼侍先筠松府君時府君年高謝家私事矣長眉素  
髯每日晡酒微酣乃慨然發聲聲甚激越曰吾陸得氏  
姬周大聖人之後也當元之季皇朝之初興其陸氏之  
中哀乎而有茲餘慶府君矣雖然無屈不終伸必有興  
焉者其竹居府君之後乎乃灑泣數行回顧深曰汝小  
子識之餘慶者筠松府君之祖也竹居者筠松府君之  
父也已又述竹居府君之始遷縷縷的的深僅領畧未  
知也後筠松府君沒且一紀深謬舉進士以翰林編修

還拜先塋至是距竹居府君之墓又且若干年矣始克  
追敘遺言為先塋碑碑曰府君姓陸氏諱德衡號竹居  
其先汴人建炎南渡來華亭居華亭大有貲積稱巨室  
今松城有興聖院浮屠其墓蓋半為陸捨云餘慶自華  
亭出居于魏塘之馬橋北莊蓋陸氏之別業也門有巨  
槐株可十六七戟列孔道時元亂未父盜白晝行劫一  
日羣盜從東方掠一人來被掠者急抱槐不可解大呼  
求援餘慶嚴戶外視賊勢張甚即從中大言應之賊叵

測散去去抽刀劃抱槐者兩吻抵耳即不能出聲死死  
者有子踪跡得賊所憖寃直走金陵時太祖高皇帝初  
混一天下凡民間幽隱皆得逕達由是從中遣人急逮  
賊并逮餘慶餘慶逮時竹居府君才數歲耳上多女兄  
行第七最末從以兩壻兩壻者陳某某也兩壻皆衣食  
餘慶家如兒賊既戮坐餘慶不救護殺人律謫戍國初  
法凡當戍先營工於石灰山者百廿日滿乃議地發遣  
於是餘慶役日滿矣復就囚禁由江行二十里還金陵

聽指揮二壻竊議今當詣謫所矣道里費盡奈何一人  
當先還經理之競欲往不決二壻竟不告而夜俱往明  
日餘慶失兩從者驚曰是固忘吾乎吾且忘之又安忍  
於吾弱兒乎吾又安忍以戍事貽吾弱兒乎及今猶可  
為也於是紿守者曰吾將臨江遺矢守者從之乃乘間  
牽守者並入于江江流悍急歿其屍竟不謫戍云蓋戍  
者既遣有地死即其子襲戍若死于未遣前未地即其  
子不襲戍今然也遂招魂葬馬橋今馬橋有塚蓋衣冠



之藏云竹居既喪父家產盡為諸壻所據又不自安廼  
流落去外且三十又二矣來上海上海有章某者長鄉  
賦雄於一方一見竹居即奇遇之歸語其室曰若旅人  
視眈眈形儀倻貌不雄而揚殆有後者以吾女妻之決  
矣逾年產一子是為我筠松府君也諱璿又產一女後  
嫁為樊某妻竹居府君既受室既有子女即別產於章  
氏有田一廛有屋一楹在黃浦之東由是始定籍於上  
海而魏塘之產棄不理矣獨歲時持紙錢上塚一往來

耳諸壻亦復分散他去惟陳某尚據故業在竹居府君性嚴馭內最有法而章夫人又有賢德能起家先若干年卒筠松府君既長見竹居府君竹居府君未嘗霽容也始來居浦東時鄉里共來持短長不容竹居以好語慰遣之即來需索不如意立致惡語或隱几而卧他日待之復如故蓋長者云妾黃氏生三子曰璣曰珮曰瑾璣有二子珮庠生早卒無後瑾有一子惟筠松府君有五男子五男子復各有子於是始彬彬矣嗚呼惟竹

居府君其道似陳寔郭林宗清而夷嚴而不峻其光闇  
闇隱於農賈之間以再造茲家在易其屯蒙之際乎筠  
松府君以詩禮繼之未洽也古人有言德必百年而後  
興今固其時矣深大懼墜先人之志碑以示後之人以  
成我筠松府君也世系不載載在碑陰銘曰

惟宣王中興分籍於六廼夷於編氓廼散處列國楚  
狂歌鳳漢賈以口辨紛逐代有顯士不絕踵躡惟昔  
江左以四姓著華亭啟封邦域乃樹自汴宋南渡言

復我故土遭世多屯或不保厥戶若水中淤不絕僅  
一縷烈烈餘慶殺身成仁以覆我後人惟先竹居誕  
集厥身皇皇四奔廼定於海濱若淤水未洩或未臻  
于淵淪迨我顯祖筠松力決其障手足並鉞龍江東  
注惟禹之績匪為高原抵厥玄宅順導五湖偉哉肖  
厥澤草樹鬱鬱合抱盈尺滄海東環九峯趨其西陌  
是曰陸氏之塋永寧先魄於惟遐哉

筠松府君碑

陸氏世稱長者至筠松府君尤有聲稱而家始大矣先  
民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蓋言不獨在朝周之初興詩  
人咏歌免置棧樸其氣機之開與惟我皇明太祖皇帝  
汎掃前陋淳和用集太宗皇帝生養休息之日以豐隆  
故永樂洪熙之間風俗最淳其君子焉淳博其小人焉  
淳朴渾渾乎蔑以尚茲惟我府君適逢其運天賦不羣  
博大而弘戰戰小心克儉克勤以興禮教敎彛倫蓋休  
哉懋哉至余小子深蓋二傳矣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

庭獲接故老聆祖宗之休懿又為史官覩累朝實錄金匱石室之藏於是乎稽事實考治化得以沿流風觀俗尚府君豈不乘運而生也哉乃次其行實刻諸墓道之石自華亭來遷者曰竹居府君諱德衡配章孺人寔生我府君府君生數歲而章孺人歿自少惆儻奇偉弱冠北遊至梁而還丰姿峭岸言辭粹雅夙有林泉之尚遭時承康獲遂斯志嘗手植美竹高松蔚焉成林中歲著處士衣冠杖屨其下每曰古稱樹德夫德如樹久而後

有託焉者此之謂也因自謂筠松云故今稱之曰筠松  
府君者著其志也府君慷慨任真以信義自持能赴人  
之急難卒然捐數十百金不愆也鄉里皆尊禮之既而  
縣令尊禮之府太守又尊禮之然卒不以干守令是時  
邑中賢豪有金彥英陸大用陸有常者凡數輩獨府君  
後起尤見重云人有侵犯府君者至再三皆怡然受  
之曰是余先人之志也夫物之負氣而來也甚銳徒爾  
激之必折折必有受其傷者吾須其平耳當有愧悔之

然其人有愧者有不愧者愈甚者甚者後罹于法人曰  
府君以是遺之耳乃嘆曰出之必反為之必受理有然  
者我固遺之邪君子聞之益賢其為長者是時郡邑稱  
長者莫先焉其於弟子若諸孫必教之修仕學曰吾未  
嘗學問麤足自解然人何可以不學吾又何可以不教  
學學未必其皆仕也倘有仕者亦余之志也每見古法  
書名畫三代鼎彝器必重購之曰古之人非有甚異於  
今之人也然其技能絕者何也夫心以造物目以行之



手以從焉古之人心如目目如手其志專而事不雜吾固不得見古之人吾徒謂古人之麤迹而置之甚不然也尤精於鑒賞歲月真贗望而知之是時號博古者必歸府君就正焉府君家居必雞鳴時起衣冠夜飯畢則列坐諸子孫於一室畧叩其日之所為曰歲有春春者天之神也日有寅寅者人之神也故春氣不發舒者歲必儉寅氣不振拔者人必憤人憤於寅徒終日耳夫人日中氣盛有為必成夜者人之所息者也宜有以思之

思之則善從生不善從而識吾於汝曹非徒苦為也凡  
天文有變異必謹識之曰人者日月五行之分氣也氣  
行於天而質凝於地氣變於上則質變於下顧其始也  
甚微然因是以為倣耳其所居墻壁處必有日月五星  
字皆滿至晚歲益有見於其分際云每好讀書然不深  
求嘗自謂麤解其於農卜雜家多留意焉然其行多合  
於古人之言不槩於道希矣嘗論起家不以勤勞者必  
弗久也無故之利必弗居也其論人物必質且厚者也

聞人之有不善必弗言有善必弗輟諸口也跡斯以往  
其真長者邪是以采而著之嗚呼豈非乘運而生者哉  
夫繁言隱雅飾行亂俗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時固為之所也非邪府君年  
八十有三卒其配尤孺人世家嘉定父諱德衡又里中  
賢豪有五男子曰太平定震寅女三嫁羅俊許容顧澄  
諸孫十八人涵瀾沔淮浙淪沂深溶漢渭河溥瀚博洲  
汀汶以某年月日葬洋涇之北原後某年又啟而孺人

祔焉后某年始克為碑云

王侯去思碑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佐太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衛遂以河南貫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幾三年有薦於朝召為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為赫赫名其治海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

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瞠目視面頰然  
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簾爾舉  
之若囊檣葉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洶洶有  
緣以為姦利者侯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  
不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為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  
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闔頭闔頭者兜攬聚斂之首人也  
其人必且材技尖儼侯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之闔  
頭闔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闔

頭四三之歲閏虛日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  
取吾何闔頭之為每歲里甲賦錢於田畝之官以充經  
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  
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侯每公用先簿直之給而  
後入歲杪羨餘且數請于上官歲連災或出櫃餘賑之  
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操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  
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為官也江藩犯順人  
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

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許人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  
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  
復甦公宇廨舍嘗曰取足居止已矣至於出令則曰令  
何可遽出出必祈於行行必祈於久朝自為之暮自更  
之何以範民為故終侯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  
人亦以不譁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  
諸生所自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  
主之何敢誣也會有計偕士寔於行者曰舉賢邑令責

也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為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  
乃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冤滯躬親淡泊一用清  
淨之治海俗幾為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  
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為富其失也僭奢  
俗喜相雄其失也囂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  
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  
學故言行咸鑒鑒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  
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侯嘗有言造化所



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  
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  
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者  
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  
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於所聞良是故  
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鄭侯  
洛書曰可矣徐侯昭遂以告成事云

儼山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三

明 陸深 撰

誄辭

愚菴李府君誄

府君蜀內江梧溪李氏諱吉安字邦瑞仕至華陽王教  
授年八十解教授歸梧溪居溪餘二年以弘治壬戌九  
月晦日考終正寢州閭悲思朝野弔唁山川失色天日

改觀嗚呼悲哉府君幼懷淑慎長益明哲有容有守乃武乃文抗師赤縣規輔親藩立訓作則流風餘韻靡得而間然者矣邈厥華胄蓋自古遷逮于皇朝世有聞人故兵科左給事中諱蕃之子今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充嗣之父也初仁廟登極給事公自漢中訓導上端本策十有六篇驛召見即拜兵科所言皆國家大計剴切咸可施行具在國史尚書巡撫江南列職三事適皇帝繼統首伸大義八事開列裨贊元化功在社稷

孫謀祖武父作子述抑亦有濟美者矣深故史官槩于  
聞見況且密邇嘉定母族寓焉憶在童稚講說府君之  
教訓媲美蘇湖餘波所漸私淑有年兼以末路綴于尚  
書公之後私藉帡幪大獲知遇夫息陰者顧木愛屋者  
及烏矧夫府君之德履不朽可圖敢闕其文哉乃造誄  
曰

於穆府君派姓自李粵有玄聖稱柱下史帝胄既降夷  
于編里有鬱奮迹徙自吉水龍市載西內江梧溪瞿塘

地軸峨嵋天齊禎秀攸蓄俾也可稽蜀富文藻上當星  
奎皇明御宇慶雲甘雨大科徵才以還隆古李氏鼎興  
青紫俯取起家師儒陶鑄鼓舞逮于兵科漢中弦歌脫  
穎奏書謂臣匪多十有六策帝曰汝嘉宜侍禁近徵起  
傳車董生不錄賈傳痛哭魚水之投豈曰夢卜篤生府  
君如玉斯璞如材梗楠萌于大谷至性夙成孝友鍾情  
烝嘗既主慈顏獨承邈哉堂構適嗣家聲詩書文藝疾  
世無名賓興屢起卒升胄子科盈斯行學優而仕嘉定

惟南在海之溪既樹既柔生徒疑疑往與明揚陟傳華  
陽主驕法棄罔念作狂有搖內閫亦効閱墻府君束濕  
既革既張明明祖訓緝禮大分有干者誅治遠自近至  
恩無親孰曰敢愠深惟誨言追事懲忿既復既同府君  
效忠日月云蝕君子之功無行不信有感斯通著龜傳  
保式哉惟公有孤在疚負荷以手左之右之式先式後  
養正以蒙可大可久危疑豁開茅土是有府君勤止倦  
而還事挽留莫回祖餞成市兩疏贈金穆生設醴圖書

在行箕裘有子惟時弘才翰林秋臺垂拔州郡風操獨裁府君色笑喜聞屢來台鼎之勩淵源始開大業有述將食其實朱顏素領金相玉質湯湯浯溪杲杲愛日形以外休心以內逸僉曰景賢於萬斯年何不弔委蛻而仙風木遺恨山水餘妍景藏聲達生直歸全嗚呼哀哉父子之間君臣之際授受之微進退之制緣禮則裕得正斯斃豈惟哀榮且以厲世國乏典刑士喪法程孰行不式孰涕不零東吳南楚尸像勒銘服有心喪囊有



廢經嗟予小子職在太史述德累行遑敢舍是生世何  
遲聞風乃起緬託旒旂爰述茲誄嗚呼哀哉

哀辭

陳翁哀辭

廣陵陳翁宗瑞卒之及暮楊君鏞其異姓姪行也悲哀  
思慕間走四方求文士悼之君子曰於是乎可以觀德  
矣世有歿也有子弗父有孫弗祖弗可期也陳翁獨能  
感及異姓之戚其於德可知已用終楊君之志作哀辭

曰

施彈君之系兮爰得氏於有虞  
涓流之殿胄兮世弗靳  
於賢儒漢曲逆寔蕃兮魏之琳  
與唐伯玉翳廣陵之一  
派兮審未遠其裔屬誕毓靈於  
夫君兮眇千里之黃鵠  
宇魁傑以跼弛兮慕陶猗之所  
處遵海濱以養晦兮挾  
高貲而樂與端軌轍於室堂兮  
固閭廬之式也鼓螽斯  
以振振兮亦好還之極也惟惠  
澤之未究兮心怒焉其  
憂隱乃命女讓兮賑積倉於饑  
魯女諫暨女詳兮續箕

襄乎女父孫曰鎮兮曰銓博敏古以征前衆紛若兮承  
命合龜勉兮勵旃或侯封或幹蠱兮或頡頏於泮宮業  
雖殊而志一兮咸副望於有終君懽欣而遂適兮弛負  
擔於山之麓製綸巾被覽衣兮邀佳期而侶綺角奈義  
和之逸駕兮歲冉冉其在辰穴青山以窆壁兮如可贖  
兮百身輯素履於茲生兮夫豈惟今之鮮伍思顏色於  
彷彿兮涕浪浪以如縷諱曰已矣山空兮來悲風青猿  
嘯兮丹楓日黯黯兮雲濃思夫君兮傷余衷感舊事兮

紀公跌顛屬兮碑豐隆揮淚眼兮將終思夫君兮首如蓬  
眇杖屨兮將安從睇蘭桂兮森叢叢微厚報兮蒼空  
思夫君兮鞠躬

祭文

祭桴兒文

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臘月辛卯日陸子自京師歸桴  
兒櫬前日甲申葬我太史公遂舉而祔之殤位乃泣泣  
為文祭之曰嗚呼予年三十有八得抱此兒一何遲也

汝才七齡棄予而歿又何早也汝之同胞兄弟姊妹凡十三人是何多也今所存者一弟一姊抑又何寡也嗚呼汝父汝母以此之故哀老侵尋使汝有靈尚何心也往歲來京翩翩丰儀過客愛賞玉樹瓊枝何生之奇也屢牽我衣勸我東歸謂兒孟浪斯言有違今乃歸矣何昨之非也今舉汝櫬以從汝祖早識孝敬斯曰得所汝復何苦也嗚呼

祭鄭可齋處士文

嗚呼可齋其可復起耶可齋之鄭寔出師山代不乏賢  
作郡喬木至我可齋尤稱雅默克踵世範遠近推服少  
事客游不妄交際而獨與予傾蓋相契予亦寡儔歡洽  
無幾獨視可齋猶芝蘭玉樹也既而可齋以耿介受侮  
予為白之而可齋之德予也獨深此亦義所不容已也  
正德辛巳予還讀禮乳乳哀疚而可齋遠過慰藉矜恤  
家居十載不煩屢訪每一聚首輒連旬日藹然骨肉之  
誼也嘉靖戊子赴召北上明年遂自講筵左遷南劍可

齋遠自海上操舟送之自吳歷越不啻千里南抵閩關  
繾綣難別每當祥風麗日之辰丹崖碧潭之上尊酒短  
篇未嘗不與可齋共之也是歲予遷晉臬明年遄歸是  
時可齋且病矣猶買舟騎驢訪余海上是豈世情交合  
者耶既予入蜀萬里間關猶能聞問迨予再上玉堂而  
可齋之疾不可起矣嗚呼哀哉感念今昔惟餘涕淚再  
越歲年未酬掛劍嗚呼哀哉遺孤單弱庇護未加盟社  
猶存尚念世好耶予且視二孤猶子若孫也忍忘吾可

齋耶忍忘吾可齋耶嗚呼九原有靈可齋其歆予之言  
否耶尚饗

祭少師大學士邃菴楊公文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出入將相丞疑師保蓋天之  
生我公也固將以為世道計若乃公之所享實盛哀升  
降之幾胡蓋棺之已定猶未辯乎是非嗚呼哀哉盛德  
大業完器兼資謀斷並出公實多奇故渾厚宏博所以  
養天下之元氣而變通神化足以繫斯世之安危豈道



大者難容而忠誠或以兆疑嗚呼哀哉本朝學術孰使  
之昌前輩相業誰云最良昔三楊之藻潤共建績於渡  
江逮李薛之醇正式以增復辟之光何我公之博達兼  
數公之所長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萬里長城五百之運  
賢聖合并縱后皇之孕育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儻求才  
於夢卜亦將合千萬人以為英公今已矣百口難名九  
京可作執鞭為榮此舉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  
之至情也深早承陶冶遠大是期動輒得罪徒負教知

金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定芳晚登公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照每相顧以得  
師忽山川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輶車之在駕奠一  
觴而陳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祭少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文

惟公具經世才實天下士功施社稷名垂太史公孤卿  
佐臺省部寺進退出處俱關國是文章翰墨六經諸子  
人所難兼公則具美四海起居九重毗倚蒼生注懷詎  
曰不起嗚呼哀哉深託交道誼屬公忘年一別十載相

見懽然公方謝政予乃謫遷慰之累牘贈以長篇約我  
南下追隨莫前予方北征聞公棄捐百身奚贖有淚如  
泉世道之慟豈曰憊憊嗚呼哀哉門牆如昨子孫有託  
絮酒炙雞公如可作尚饗

祭張都諫外母文

於惟夫人出自名族皇皇大叅中饋是瀆官輟東西鳳  
凰相逐居常應變一一可錄偕遊成均捐珮遺友策名  
夏臺冰蘖助守出鎮大藩不變所有晚歸于田翟冠在

首歲臨已已倉卒變起都城皇皇士女四徙屹然安居  
誓以生死曰此君夫去將安止大叅既逝門雀可羅強  
奴滑幹所存幾何獨撫二女甘此機梭辛苦門戶心畫  
手摩大叅鮮後丘隴何主烝嘗四時涕泗如雨博選于  
宗義成恩煦絕者復續以光遺譜殷勤相攸爰得佳壻  
東海之子桂史之弟出司諫垣入讀中秘迎養于家甘  
旨終世嗚呼哀哉惟我夫人世之碩師國之忠臣今不  
可作哀我比鄰江風海月想見精神合葬有日柳轉于

征赫赫黃門累累扶行生有淑德歿宜有榮蒼天之報  
終焉乃平深等涕雖有從足不能舉酒絮于尊穀醺于  
俎千里臨風舉目淒楚洋洋如在鑒此心膺尚饗

祭封君誠齋崔公文

維公維海宿望商顏高風清時人瑞聖世伏龍脫穎藝  
苑飛聲黌宮仕親民社志抗峨松不大厥施以成其子  
華國有文直筆在史為天下師遂掌邦禮鸞封鳳誥公  
竟不俟嗚呼哀哉深慕荆有日許劍未酬遽聞訃告悵

望十洲天風海濤若助隱憂尚有恩波永賁林丘嗚呼  
人生所貴者壽公壽絕倫望百逾九埃湍塵寰與化為  
友芳靈洋洋歆此絮酒嗚呼哀哉尚饗

祭閣老石齋楊公文

惟公兩朝師傅一代忠賢身騎箕斗氣作山川深禮闈  
門生最辱知憐相從館閣餘二十年白頭萬里謬寄旬  
宣過公鄉縣桑梓依然感念今昔有淚如泉嗚呼哀哉  
萬世在後萬世在前誰為此謀悠悠蒼天嗚呼哀哉尚

鄉食

儼山集卷八十三